

上檢前老刀自賜姓佐位朝臣。同二年六月戊寅，以尙膳佐位采女外從五位下上野佐位朝臣老刀自並爲本國國造云。今視佐位郡中可爲古府處者無若此地矣。且地名有政所武占遠矢勢見塚庫山連藏等，意夫非國造及國司府城，則必是爲古昔軍圍地也必矣。近古根岸參河成之云。由真本城西北呼掃部郭。

小泉城在小泉村，舊爲利根川，沒。殘土今僅存焉，呼元城。

那波小太郎大江政廣初號宗元始城之。子孫十九世居之。政廣者大膳大夫廣元之義子，而右大將源二位之胤也。建久四年五月，源二位以那波六十六邑封之，以擬六十六州云。

今村城隱壁今猶存

那波刑部大夫宗俊城之，家臣長濱越前成之。後駿河守顯宗居之。初顯宗在赤石城，爲金山城主由良成盤見陷而據今村城。成盤使其臣林伊賀成赤石城，顯宗歎不能復之作歌曰：赤石あかしの林實能果伊賀栗乎，何日いつか寄落戶底勝栗かきりせむ栖牟。本城山頂坤隅高三丈許有稻荷神祠，因號稻荷山城。村名亦都呼稻荷山。地名有廣間橋、倉邸、定香橋、御醫邸、鐘樓堂、廣町敷皮刑場也、殺害免、古邸、殿堀、乳母田、旗竿邸、竹內堀等。

那波城在船口村，壁郭今區處存

刑部大輔宗俊城之，子孫據之。永祿年時爲上杉輝虎城陷。慶長年時松平泉州侯居焉。後爲宗君封地，而此墟竟爲圃田，今呼城圃。有本城或殿街等。

富塚壘在富塚村，墟僅存

那波掃部頭居之。宗元長子

小柴壘在境町，今猶墟存

在佐位那波新田三郡界，今爲樹林呼城山。小柴左衛門長光，元龜天正之際居之。長光者能登國產也。

淵名壘在上淵名村，今猶墟存

淵名太夫光行其子與市實秀居之，未詳。

產物

凡封內土地肥饒，而產諸物。五穀也，蔬菜也，材木也，菓樹也，禽獸也，蟲魚也，皆佳而莫不美者矣。然枚舉之則繁雜，欲擇之則何取何舍。且古有而今無鱈絲魚、鰻子之類是也，今有而古無者鱈、鰻瓜之類是也。



亦有之、則何深論之。今姑有聲譽者舉數品、緇各村出之、糸同上、木綿同上、綿以長沼村爲勝、

年魚出利根及比利根者尤佳也、鱈魚出利根及比利根川、鱒共出右、鯽共每三川池、大豆聲稱、嘗

都、葱出下植木村、冬瓜有長二尺餘、瓠瓜有長五、芋芋奶、紫芋蔓菁、葡萄薯蕷、天公

諸、牛房、胡豆、豇豆、栗、柿、梨子、桃出茂呂村、梅、胡桃、松、竹、杉、梧桐、桑長

佳、鷓鴣、鴨、野雞、烏、雀、鷄、犬。

### 伊勢崎風土記 卷之下

凡兩郡中神社、佛寺、其由來不可考者多矣。廟令山主之言不足徵、所謂緣起者亦不可信、而可所聞見、實然者僅記之。其中猶有真妄相半者、且謄記而備參考、如浮圖氏之妄誕一切缺之、他日俟聞得真說、而附錄之、今不敢加臆度而強之。

#### 神社

八幡宮在三榮町、公印十石、慶安二年日向守忠能君請、大猷廟、始賜之、爾來世賜之、廟令萩野氏、往昔源公賴義、奉鎮守府將軍征奥州、所謂前九年之役、道

次渡小泉津、時臨河心中、竊有所祈矣。覃功成歸京師、世子義家始造營八幡宮於此地。康平六年也、與鎌倉、中古那波式部大夫則宗加修飾、且寄小泉村而爲宮領、至元龜戰國之時、鶴岡同時之經營也、爲兵火燼矣。慶長十八年庚寅、吾宗公源真君忠世繼絕興廢、造神廟、世子玖珀君忠行從大坂再度之役有功、於是乎又益加修理、且納章旗、章劍、酸漿草、而四隅黑色之旗也、爾來至今時、侯家相繼修



理之、每年八月有祭祀。傍社有諏訪祠古來村中、大神宮、天神祠、稻荷祠、九頭龍祠、戶隱祠、御靈祠、痘瘡神、辨才天。

伊勢宮在伊勢崎西西南隅、侯家修理、神田壹反五畝二十五步、靈祭、舊時時設三千手院、今改不動院寶前寺、真言宗修驗。北隅後移於今之地。 於今之地、每年九月祭祀。神寶甲冑由、良盛盤納之。元龜元年庚午赤石左衛門始建之、昔時在壘中東北隅、元龜元年庚午移。

第五姬宮在下淵、名村。 所載延喜式神名帳、上毛十二社之一、而祭大國主命、故稱大國神社。里農宮門、祭祀、是即淵名大郡、家包夫裔也、云。 緣起略曰、上毛國佐位郡淵名莊三十六鄉之鎮守大國五護宮大明神也者、所

奉鎮座風神級長命之子大國主命也。人皇第九、開化天皇四十二年乙丑九月、始鎮座丹波國穴太郡、號第五姬宮。十一代垂仁天皇九年庚子四月、風雨不順、帝深憂之、使百濟車臨、為奉幣使之東國。同十一年壬寅九月、來于上毛而宿於松樹下、明且見白頭翁飲牛於前池。臨問曰、叟何人也。翁曰、吾風神級長命之子大國主之神也、君為誰。臨曰、吾百濟之車臨也、奉風雨順時之幣使、願叟勉於王事。翁唯々。又有一翁來曰、吾大己貴命也、吾亦力已矣。言下雲霧不辨咫尺、翁飄焉消跡。臨顧而茫焉。飲牛翁亦去而冥々。須臾風自巽起、甘雨霽霑、前池變為淵、因號曰淵名。以聞。帝賞車臨、授左臣之位、且賜此地。爾來號其

所領曰佐位郡。同十五年丙午九月、遷丹波國五姬宮於上毛佐位郡淵名莊、車臨奉行之云。

御手洗神社在同村、靈祭昔時宮、內氏、今時妙真寺。 社傍有古松樹、號龜甲松。車臨、宿處、近年枯朽、半上斷折。 御手洗池在

社正西、方丈餘、不知其深、旱天未嘗渴。事見五姬宮緣起中。

神明社在越原村、神田一反六畝步、昔時越原氏奉祭、天正、慶長以來浦野氏掌之、浦野氏其先信州人、嘗仕武田家、武田亡後來、住于此處、子孫奉仕宗家君及侯家。 其始不詳、何時何人

建焉。或曰、那波家營之、或曰足利又太郎建之。往時大社有社官十數人、神田數十所、今其人呼、神田、祭祀有數、每年二月朔日有大祭呼春鍬祭。昔時大桓表在武州南玉村、今礎石存焉、去、宮所、凡十町強。

傍社三社宮八幡、愛、若宮。 熊野祠、稻荷祠、天神祠、八王子祠、富士權現祠、其餘有石祠數基。

飯福社在伊勢崎町、靈祭寶四寺。 建保元年癸酉九月始建之、為此地鎮守神。往古社地不詳、何處、元德元年

己巳十一月遷今之地、爾來世領主加修理。每年九月祭祀。傍社天滿宮其餘有數祠。

牛頭天王石祠在本町、新町、西町三所、神、與、祭器、居常納飯福祠內。 正德年間始建之、每年六月祭祀、以促神興於藩中、為恒

例。

稻荷社在伊勢崎壘北、靈祭同聚院。 元德二年庚午二月始建之、每年二月祭祀。正西水田中有壇土處、是故地



也。天和年時移于今之地。

七社在波志得村。豐祭正樂。神社。神田一反二畝步。不詳其始。寬永年時日向守忠能君修造，而來侯家修理。

赤城社在二下植木村。古昔里人稱赤木社。稻垣侯。平左衛門長茂。改號赤城大明神。寄神田許多。賜後照印。

廟令恐此印之蠶，而禱紙うらちち，坐失其真所滅地。今有淺田五反步，是祠七鄉之里社，而每年

九月十九日祭祀。社傍有古碑見古跡。篇中。古事記云，有上野國殖木神社，據古碑及緣起，則爲此

社地明也矣。豐御食炊屋姬天皇推古。推古也。馭寓之記者有焉。其略緣起曰，安閑帝一夕夢二神，神奏

曰，吾是磐筒男磐筒女神也。今欲分魂而鎮座于毛上國，夫毛上國也者五穀也，桑也，蠶食

之上國也。是故男神座赤城山，女神座兒持山，以和順陰陽，鎮撫國土也矣。天皇必開地

于彼國而祭祀焉。於是遣天使祭女神於兒持山，男神於赤城山，赤城山中以大同或云大同年。或云大同年。時間處。故。

同呼大。爲內殿，以三夜澤爲前殿。天使又來佐位郡殖木縣，移祀赤城磐筒雄命云。重巖巖開。赤城緣起。

於神幸增田豐府。其略曰，赤城山神廟也者，日本武尊東征之時始祀之。東西二廟而共三座也。西廟豐城入產命配。天照皇大神于左。大山祇尊于右。東廟大己貴命配。少彥名命。後加武尊。而共三座也。今現在然也。與此說大異也。可

疑。長尾景治記曰，天正恐天。延。之頃，源賴信上毛國司之時，修造兒持山及赤城山內外三所之祠

宇，其臣渡邊源次行奉行之。源二位賴朝草創之頃，大胡城主大胡氏修理赤城山內外之祠

宇，植木壘主植木氏修理植木村赤城神祠，子孫相續祭之。元亨建武之亂，植木氏離散，祠宇

荒廢焉。長尾景家記曰，足利將軍義滿攝政貞治年時，上野國上杉民部大夫再建之。永祿

年時，長尾景忠上杉輝。虎之臣。領植木而加修理。同五年景忠戰死於武州，其子景治相續祀之。天

正六年輝虎卒，其子景勝、景虎兄弟爭領國，此時景勝附與植木壘於武田勝賴，經此亂而祠宇

又零落焉。天正十五年神祖使本多豐州侯燒二氏武田。上杉。部治之城壘，坐是祠亦爲焦土，慶長

十三年，領主稻垣侯修荒廢而再建祠宇，招三夜澤しやせ。廟吏井下氏爲かみ。廟令。

飯玉社在二堀口村。廟令中根氏。神田三反壹畝十二步。寬平元年己酉，國司室町中將始建之。應仁戰國以來，田園荒蕪，百

姓困業。那波主憂之分祀飯玉、飯福九十九祠於封內，而祈福。飯玉、飯福共所祀。保食神也。此社爲五穀及蠶食之祖神也。

爲總本社，特在堀口城下，故城主崇敬之，尊供祭祀異他祠。爾來世々領主加修理，寶曆以來。寶曆以每

年九月祭祀，傍社有諏訪祠、八郎祠、伊勢宮、秋葉祠、痘瘡神祠。

天滿宮在同村。豐祭神宮寺。神田一反八畝四步。應永年中修驗九條院建之。每年日光奉幣使必息于此社地。

雷神祠在伊與久村。豐祭圓勝寺。每年正月祭祀。

山王社在二山王道村。地因二神社。而得二名。豐祭本妙寺。稻荷社在二上今村。上中下三村之鎮守也。因呼二



八郎祠在下福島村祀群馬八郎滿胤之靈。緣起略曰、天平神護年時、上毛群馬郡司群馬太夫滿行生男八人、季號八郎滿胤。容姿秀麗、有才多技、滿行鍾愛立為嗣。滿行卒、滿胤朝覲于京師、帝使之監國、威權隆盛、於是七兄志焉。相與圖而執之、投於石櫃而棄之於池中。之喚窟在小幡一呼其靈魂化為蛇龍、慶七兄及宗族、妖祟逮百姓。國人懼慄、供犧牲於川上而祀之。龍川、(神津川)瞬目際大風揚石、震電霹靂、沛然雨注、拔樹碎巖、谿振山動、神龍冉冉飛騰東方、光采璨瓏現於那波郡下福島、因設叢祠於此處而祀之、崇號八郎大明神。元曆元年改修祠宇。

五郎宮在宮下村、地因神社得名、或云、御靈宮、又云五料宮、比利根川、往昔利根川正流之時、有一箭流來、俚人獲之、後屢

有靈異、且祀而為鎮守神。此箭六十餘年前為賊見奪、今設木像、衣冠之壯士左眼閉、冠所謂風折烏帽子、而衣則狩衣也。

稻荷祠二座共在百一座天文十五年、小柴左衛門長光自能登國石劔山移之、一座元龜、天正之頃九橋右馬助者祀之。

石劔稻荷社在堀町、元龜年時小柴長光祭之、天戒廟時納章旗。四繪旗而三柏葉章也。

諏訪社在同町、每年日光奉幣使必息于此社地。

牛頭天王在同町、每年六月祭祀。

羽黑祠在茂呂村原中、永祿五年上杉輝虎與北條氏政軍相當、輝虎在伊勢崎川窪、氏政在茂呂原

中、此時氏政造羽黑權現之叢祠而祈戰利、自是號原曰羽黑。

无飯玉在柴町、中町、北今井村、三界、堀口村飯玉之古地也、今有小祠。富士祠在安堀村、

村神祠在上植木村、古號勝呂大權現、近世額上書村神大明神者訛也。

荒神祠在伊勢崎延命寺中、大永年建、時立。

千本木祠在茂呂村、

其餘大小神祠散在于兩郡中者、八幡二十五座、稻荷五十七座、天神四十三座、飯福九座、飯玉十八座、愛宕十四座、秋葉十二座、雷神十四座、伊勢宮十五座、富士九座、諏訪三十座、三嶋二座、赤城六座、熊野十二座、天王十六座、白山四座、金毘羅五座、痘瘡神七座、戶隱四座、九頭龍一座、地神三座、石神一座、金山二座、水神一座、山神六座、八王子一座、十二社一座、山王三座、赤神二座、八郎祠三座、石尊二座、鹿嶋三座、近戶一座、出雲一座、今宮一座、三狐神二座、道祖神二十三座、疫神一座、火劔一座、春日二座、住吉三座、藥王神一座、御靈二座、南大明神一座、凡三百八十



餘座、不暇詳記。

### 佛寺

花藏寺在伊勢崎、天台宗新田郡世良山長樂寺支院 古昔叢庵也。貞觀年時、三井寺智證大師登下毛國日光山、歸路留

止此庵、累日、爲造立寺院、號丘林山淨土院花藏寺。文治年時、赤石城主額田經義爲禪法寺、慶安而來拜受公印石十三末派六寺門中五寺。

同聚院在伊勢崎町、曹洞宗山田郡矢場惠林寺末派 平治元年己卯、赤石城主三浦介義明、使鎌倉巨福山建長寺主僧

智海、創建梵刹、號赤石山同聚院。故昔時宗臨濟。元德二年戊午、左中將新田源公加修造、使新田郡太田山金龍寺兼住焉。因改宗曹洞。後年金龍寺移于常陸國若柴、爾來爲矢

場惠林寺客末派。弘治元年乙卯、中興開山天意改山號白華、赤石城內之梵刹也。或曰、自波志得村移于乾崎郭北、後移于今之地、今猶同聚院墟在波志得村。重巖按、昔時赤石戰爭之頃、之時、又遷于赤石、或曰、今寺即古昔郭內、而寺門即城門也。自元祿十六年癸未、堂中安置侯者乎、未詳然否。家之神版、門側有石燈一基、形狀頗古雅。傳云、左中將源公檀施也、末派三寺、塔頭二寺。

本光寺同上、淨土宗、新田郡大光院末派 元龜年中開基、在廣瀨川東。今其地稱和尙同三年移于今之地、赤石氏爲

香火院、號邊明山。

善應寺同上、天台宗、東叡山末派 曩有解魔行者宗存者、有梅樹在園中、上香於此樹、而拜日影、如斯者幾

許年、一日樹梢生齒形、殆似佛像。以聞東叡山門主奇之、賜號於無畏山鐘泉院善應寺。終成一寺。初在東門前、間ノ町北邊享保三年戊戌、移于今之地。門中一寺本佛阿彌陀春日作。

中臺寺同上、天台宗、花藏寺門中 寬元二年甲辰、花藏寺二世。重巖按、花藏寺開山貞觀年時也、自貞觀二至寬元、其際三百八十九年、所謂二世、可疑矣。恐脫二世之上十或二十字歟。

了翁法弟翁慶開山、號大日山蓮花院中臺寺。昔時之寺即在今寺之東路傍田中、慶長年時移于今之地。大日堂天長年中、國司小野篁建立鐘樓、享保十二年丁未造之。候家月賜、更點傳

延命寺同上、同宗 康應元年己巳造立、初在保泉村、而世良田長樂寺門中也。慶長年時、移于伊

勢崎、而爲花藏寺門中、號荒神山自姓院。

永傳寺同上、曹洞宗、同聚院末派 昔時號善慶庵、寬文年時、僧鑑翁始爲一寺、號醫王山永傳寺、有藥師堂、

此佛體往時在太田村藥師山、空海之作而號澁澤藥師。今安置於藥師山者新作也。

金藏院同上、眞言宗、堀口滿善寺末派 初在茂呂村、中在間町、寬文元年辛丑、移于今之地、號赤石山。



寶前寺 同上、修驗真言宗、三寶院御門跡末派、初號千手院又不動院。

寶西寺 同上天台宗、花藏寺門中、普光寺 在安堀村、天台宗同寺末派、東光寺 同上同宗、同寺末派。

全東院 在八坂村、曹洞宗同宗末派、號愛宕山、金藏寺 在波志得村、天台宗末派、同寺末派、號高林山、

大正寺 同上同宗、藏寺末派、持明院 同上同宗、同寺門中、圓滿寺 同上同宗、同寺末派。

正樂院 同上修驗真言宗、江戶神田風閣寺末派、解魔行者花應院者、後改宗天台、號長久山世尊院正觀寺。

三藏院 同上真言宗修驗三寶院御門跡末派、有農夫三藏者、實膳備中守宗次之男也、膳城陷而後流落來往于此地。

天正十六年戊子、入于大峯、竟為解魔行者、號三藏院。上野古戰錄曰、永祿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澁川相模守義勝與田良氏、伐膳城、陷之、膳家臣

齋藤右近輔、携幼主春松、(四歲或五七歲)出奔。按三藏即此春松也歟。

常清寺 在植木村、天台宗末派、大同年時建之、觀音寺 同上同宗、同寺門中、光明寺 同上同宗、同寺門中。

天增寺 同上曹洞宗、勢多郡大胡長興寺末派、初叢庵號糟川寺、慶長年時、稻垣侯修造之、為香火院、號天增寺、公

印四石 同上野常會十四寺之一也、法長寺 在今泉村、同宗末派。

退魔寺 (滿)在茂呂村、真言宗末派、土村能滿寺末派、不詳其始、往時茂呂城盛時、在城中而為祈年院、城主亡而寺亦衰

廢焉、光圓坊宥秀中興之、號石岡山不動院、本佛不動空海作、今鑄新佛而納之於洞中、每

年正月九月、近里人群詣、有春日作藥師、惠心作觀音二體、空海畫不動一軸、

蓮臺寺 同上同宗、同寺門中、往日號世音寺、為城主香火院、戰國際荒廢焉、元和九年癸亥、設叢庵、號多

寶寺、得罪於本山而見放逐、寬永年時、再修荒廢而號蓮臺寺、本佛即世音寺之古佛也。

或云、多寶寺放逐之時、本佛散失、繞殘蓮臺寺、是故再興之時、以蓮臺為寺號云。

正學寺 同上真言宗修驗、元和年時里農入于大峯、而來號正學。

圓勝寺 在伊與久村、天台宗末派、伊與久惣右衛門正久者開基、因號正久山觀音院。(寺)

龍昌院 同上、真言宗世良田總持寺末派、赤城山。

妙真寺 在下淵名村、真言宗末派、小俣難足寺末派、昔時淵名實秀女嫁於小田原北條氏、北條氏亡後歸住於淵名、號妙真

尼、是開基也、淵名院 同上同宗、同寺末派。

長命寺 在二上淵名村、同寺末派、承應元年壬辰、僧宗覺開山、實相院 在東新井村、真言宗末派、武士村能滿寺門中。

明王寺 在木島村、真言宗修驗三寶院御門跡末派、昔時呼峯元、寬文中改千手院、寶曆八年戊寅號明王寺。

經藏寺 在百々村、真言宗末派、世良田總持寺末派、天正元和際、叢庵號明光坊、寬永七年庚午、為一寺、號醫王山經義

寺。



長光寺在二號町二天台宗世  
夏田長樂寺末派 小柴左衛門長光開基因號小柴山。又曰稻荷山自性院。靈樂村中稻荷祠、  
自性院者即是長光  
之法號

愛染院同上真言宗武士  
村龍滿寺末派 號瑠璃光山無量寺。

觀音寺在小柴村真言宗  
世長田總持寺末派 號小柴山大悲院。昔時寺邸東西三町餘、南北二町強、今時穿邸跡必

石碑與枯骨出焉。石署元應正和之年號多矣。此寺建久年時、京都泉涌寺塔頭知善來于此處

始為叢庵。里民二人被剝號慶相空色。結庵左右、更修造智善庵。而為本坊號之圓通閣。

文和年時火焉。寺中悉為焦土。慶相空色二庵危而免焉。天文年時二庵終見破壞。未詳其故。天正

十六年戊子。里農與惣兵衛者。其先信州井上之產、因曰井上氏、  
與小柴氏同仕於新田由良家者。有此寺再興之志、而為解魔行者。

造叢庵而居焉。號之小柴山觀音寺。寬永十八年辛巳而來、為新田館坊世良田總持寺末派。

本佛大悲佛定朝作。京郡北野光明山  
引接寺開山。傳教作也。開山之基五輪塔。曩在亂墳叢中、而不知為誰之

墓。時有妖怪。近時知為開山之墓而崇敬之。妖絕而熄焉。今見塔面有刀痕。

右佐位郡

福壽院同上同宗武士  
村龍滿寺末派 號法藏寺。(院一)

泉龍寺在二柴町、臨濟宗唐土徑山寺末派、  
相州鎌倉圓覺寺附屬、公印十五石。天安元年丁丑、空海法弟玉泉開山。因宗真言號柴崎山玉

泉寺。什物盤飯之銘  
書二柴盤山。當時末派二十二寺。今有十二寺。應永元年甲戌、那波城主從五位下式部

少輔大江宗廣、大開創梵刹。號山曰萬松名寺曰泉龍。宗廣  
法號。寄二千石。迎唐土天目山徑山

禪寺之派脈明鑑禪師之法嗣普覺圓光白崖禪師為山主。禪師參州產、姓  
橋、諱寶生。自是宗臨濟。世々那

波家為香火院。

來福寺同上同宗  
同寺末派。應永三十四年丙午、泉龍二世清單開山。那波宗廣開基。號金龍山。

滿善寺在二堀口村、真言宗常法談  
林所也。小侯雞足寺末派。延曆年時、下野國日光山中禪寺開山勝道、建一字於上野國那波

郡宮柴村。以濟度國人。號之宮柴山滿善寺。又移住於同郡上福島村。名之滿福寺。勝道之傳  
見二釋書

十四卷、墳墓及珠數  
裝裝什於滿福寺。大同四年己丑、空海留止於滿善寺。修護摩二十一座。因爲二勝道之  
舊居也。國司尊之

為祈年院。號華園院聖林房。中古那波城主大江政廣、益加修造。歷世又為祈年院。當那

波三世賴廣之時、鎌倉北條氏夷滅焉。那波家亦坐婚家。小泉城陷、舉族流離焉。宮柴山主良

海者城主之弟也。抱賴廣之兒福壽麻呂。後號二  
宗廣。而奔于丹波國。蟄於岩屋山。居焉數年。至足

利基氏為主於鎌倉之時、得再還於那波矣。是良海之力也。宗廣於是乎又造立諸堂。擬



足利鑿阿寺、新建十二坊、使封內之諸社佛寺盡部治、且令寄附各村之田一頃、後諱花園帝御名、改院號華園城院、天正十八年庚寅十月十八日、罹兵燹、諸堂灰燼焉、文祿年時洪水氾濫、地界流亡焉、慶長而來移堀口村長松庵、往昔寺中四寺十二坊、末派二十二寺、今時末派十寺、庵二寺、會下十一寺、什寶有空海相承、劔不動畫、法華經、空海筆紺地

最勝寺同上宗、應永十六年己丑、始爲一寺、號醫王山滿泉坊、

昌雲寺同上、曹洞宗、武州人見昌福寺末派、應永三十一年甲辰、僧天譽開山、號天譽山、初在村中蓮光寺處、那波在城之頃、移于今之地、云々

神宮寺同上、眞言宗、修驗三寶院御門跡末派、號天滿山九條院、

眞光寺在北今井村、臨濟寺、泉龍寺末派、永享元年始爲一寺、號瑞松山、

西光寺同上、眞言宗、小侯難足寺末派、大同元年圓光阿闍梨開山、號今井山大房西光寺、後年燒亡、缺年應永二年再建之、木佛有銘、曰、御首大江廣元、御嗣圓光阿闍梨作、

圓福寺在三富塚村、臨濟宗、泉龍寺末派、那波掃部頭致元開基、慶安五年三月日向守忠能君賜照署、堂中安置致元及忠能君之神版、致元法號勝嚴常英大居士、忠能君法號高嶽齋大居士、

東光寺同上、同宗、寺末派、僧正休開山、

大正寺在大正寺村、同宗、寺末派、初女僧家也、七代之後那波顯宗夫人與慶而修造、改宗爲臨濟、號正覺山、慶長年時宗君賜照署、

僧正休開山、

長松寺在下福島村、眞言宗、善寺末派、群馬八郎滿胤開基、因號滿胤山、

圓中寺在山中島村、天台宗、花藏寺末派、寬永之頃叢庵裳祭村中諏訪祠、天和以來爲花藏寺門徒、正德年時改末寺、號田生山寶塔院、

密嚴院在柴町、眞言宗、滿福寺末派、大同四年己丑、空海東行之時建一字於此處、自作觀音而號柴根山觀音寺、慶長十二年丁未、武北沼上村常樂寺加修造而爲隱栖、爾來號福聚山密嚴院、常樂寺元來稱密嚴院、

花臺寺在種越福島村、同宗、世長田總持末派、號日吉山、

昭廣寺在種越原村、天台宗、羽黑派、江戸運德院末派、

圓福寺在上今村、同宗、東叡山末派、號醫王山成就院、

大鏡院同上、同宗、修驗聖護院宮末派、

東圓寺在中今村、同宗、東叡山末派、號醫王山長壽院、俗傳、昔時那波家祈年院、後衰廢、近古僧有重中興開山、

長泉寺同上、淨土宗、大胡養林寺末派、號大日山金剛院、

正德寺在田中村、天台宗、善應寺末派、安養院在中町、眞言宗、西光寺門徒、常王院在餘村、眞言宗、修驗、

本妙寺在山王道村、法華宗、甲州身延山久遠寺末派、開山日朗本佛日朗作、

觀音寺在長沼村、眞言宗、滿福寺末派、

彌勒寺同上、同宗、修驗、



寶性院在下道寺村同宗同寺未派

東林寺在下道寺村同宗同寺未派

萬福寺在飯島村同宗同寺未派

延命寺在馬見塚村同宗同寺未派

號住吉山地藏院有地藏佛行基作自八木沼村移于此云

林泉寺在下道寺村同宗同寺未派

寶乘院在今泉村同宗同寺未派

右那波郡

其餘堂塔佛像散在于兩郡中者地藏七十六座藥師七十四座觀音六十九座阿彌陀十七座馬頭觀音三十座釋迦二座六地藏十一座辨才天十二座如意輪十二座勢至三座彌勒一座大日四座不動四座虛空藏四座文殊一座聖德太子四座寶篋塔八基大般若塔一基六十六部供養塔二基念佛堂一基庚申塔百六十五基二十二夜塔二十六基二十三夜塔三基三界萬靈塔二基念佛塔五基百番供養塔四基題目塔一基子持塔一基普門品塔一基已待塔一基青面金剛塔一基十二天一座大黑天四座毘沙門六座十王二座七母女天一座寶頭留一座凡五百六十餘座不暇枚舉

人物

那波無理之介宗安

上野古戰錄曰永祿二年己未冬輝虎伐那波令本莊越前繁長同彌次郎某爲先鋒那波對馬守宗元與其子無理之介宗安開城門突出悉力而防禦宗元遂戰死士卒死之多宗安單騎擊左右衝前後揮勇脫重圍至于東臺息馬又敵數人進迫宗安旋馬以鋒刺殺二人殘兵又圍焉宗安奮勇益銳敵幾屈宗安鞭馬右山王道而奔走後入于甲州仕武田氏信玄屢有勇名

學海智圓禪師

八斗島郎里正三郎兵衛男也爲緇徒英邁卓異初住伊勢崎同聚院後竟爲越前永平寺主職見賜學海智圓禪師云



### 附錄追加

#### 學習堂起創之記

夫吾宗國侯家大昌廟以前泮宮之設未立，絃歌之聲未起，是昇平未久故也。成休廟興封始，設作學堂，厩橋城中，親以好古名之。自大夫以下至於下士，使入學，禮節武藝亦習于此中。古岳廟移封于姬路之頃，假以舊館充好古堂，而文武之事存于今焉。吾先侯兩朝未暇起之，當老公安永三年甲午，勉于學，屬于治。於是厚幣卑禮，招一齋先生，稱三郡士幸藏，宗章號三齋，而師之。月二十四日也。岡田元理嘗遊三先生之門，此舉也。元理題獎之。又招桌齋，稱服部善藏，保號桌齋，道號格齋。而友之，假以看街館充學堂。邸中之長幼皆使入學，且在伊勢崎藩亦轉公所東南之空房為學堂，自大夫以下至於下士，舉使入學。蘇浦野知周授經于藩子弟，房舍狹隘也。請連房之虛室，以為講肆，後修之曰學習堂。同四年乙未春，公使重巖請先生其學堂名與，所以名之記，先生以學習名之，及記所名授之。時家父朝江郡于公，事終將歸，請先生曰：

願使高弟子一人為藩中教授，先生唯々，後數月，先生品列二三子，謂重巖曰：汝試選之乎。重巖固辭曰：充在猶可也。使醇齋，稱小松原利治，即日命之。為伊勢崎教授。九月二十三日醇齋挾妻孥就藩下，次新街市長細野榮信之家，自大夫以下藩士各至，斯行束脩之禮，而後修衡門側虛空，以為舍館，餽拾口糧，然不以君命餽之，使諸生餽之也。醇齋臨學堂，嚴定條約，大要據信古堂令。揭堂名及記，使家父公又令造演習場于前庭，禮節書數弓馬槍刀打拳之類，凡文武之事，又習于其中。醇齋日為諸生解經談義，循々懇々曉導之，故學徒日競，堂舍幾不能容，於乎不隆乎。重巖竊謂：念厥始慎其終，聖賢之能事，而即先生所以揭示于此堂也。然今不滿二十載，而既知起創者紛紜矣。夫如斯將來據何以知，老公與師父之微意耶。故略記焉，以垂後咸云爾。

寬政辛亥至日

關重巖謹記

#### 學習堂之記

學之道在勸人倫，在變氣質，堯舜之所以命官，契夔所以敷教，唯是物焉。然後覺之人不效，先覺所為，何所其取法乎。故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既學矣。又時漸磨，然後有以致其成矣。故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此乃夫子所謂學而



時習之、所以學之之道也。伊勢崎侯勉于學、勵于治、於其縣及府下邸中立學、欲以移風易俗、作新其民、方今士子靡然風動、侯使其臣關重嶷、徵章以其學堂名與所以名、章不敢固辭、茲名以學習、略述其所以名如斯、於乎進銳者其退速、勇乎始怯乎終、今日之風動者安知其不替于將來、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者其勉旃。

安永四年乙未十二月

玉水處士邨士宗章謹記

安永六年丁酉十一月十九日、(島高麻イ)老公學習堂に臨み諸士に訓戒し給ふ、時に重嶷に仰せて其案を記さしむる事左の如し。

一、總て士たるものは、同じ人の中にて諸民の上に立つことなれば、下民同様の心得にては上に立候詮なき事也、扱農工商は賤しき者なれども、各其術を得て、幼稚の者迄相應には其職を勤む、然るに四民の首たる士は、士の道藝を得るもの多からず、如此なれば農工商に劣りたるのみならず、祿を貪る者ならずや、所謂士の職分は諸民を總ぶるの任なれば、人各其所を得せしめ孝弟の道を知らせ、其業を安んじ干戈を動かさざる様に治むる事なり、如此

の功業は己れ凡民にては出来難く、義理を身に明らかにして、道德あるにあらずしては行届かざるもの也、其義理を明かにして道德あるは、聖賢の道に依らずしては成就し難し、扱て廣土の中人によりて法を犯す者あれば、止む事を得ず、武にて威して惡を懲すに非ずしては叶はざる事故に、武を忘るゝは是れ亂の始なれば、慎み思ふべき事なり、取分け面而武士と號し、帶刀の身にて不心掛なるは沙汰の限りなり、扱又平日心掛身心すりきらざる様に致すべし、貧窮にては物毎差支多く、學問武藝も思ふ様にならず、忠孝も心に任せざる事もあれば、常々費を省き諸事儉約にして、學問武藝精出せば、自ら人慾も忘れ諸事簡易になり、面々身代も相應に取廻し、其上德藝兼備の士となるべし、是れ忠孝の至にて此上不可有候、尤御先祖様御條目にも有之候へば、猶更右御條目の趣篤と承知仕り、常々可相嗜候、因て其學問武藝勵候手段藝事奉行、竝に頭取の者へ申付け候間、無油斷下に述ぶる通り可心掛候、若し怠る輩は面々の不覺悟たるべき事。

一、學問に邪正の別あり、聖賢の言を味ひて義理の當然を求め、古今の變を察して得失の機を試み、面々の身に立返りて其實を踐むべし、是れ學の正也、記誦にはせ、博雜を以て高



ぶり、華美を以て俗を闡まし、身に返り求むる事なく、義理の吟味届かざる者あり、是れ學の邪也。學正しければ心正しからざるなし。學邪なれば心邪ならざる事なし。是亦御條目に所謂只經學念書を精出し、異學雜書固く用ふまじき旨、面々審に察して慎み守るべき事。

一、武藝の儀は前に述ぶる通り随分致出精、武士たる名目を汚し申間敷事也。不案内にて人の誹を受くるは、君父を辱かしめ不忠不孝の至也。又一藝に達し候者は、其藝を頼みて奉公を怠り、人を慢り自ら高ぶり候者も有之候者也。かくの如き者は亂を招く者なるべし、面  
面たしなみ可申事。

右の趣能々可相心掛<sup>(得イ)</sup>者也。

御條目寫<sup>成休廟御自</sup>作<sup>の由</sup>

覺

一、自己の慎は忠孝の本なり、たとひ如何程奉公精出勤め其功有之、又父母によくつかへ候共、其身不行跡にては忠孝に非ず、一己の慎第一に可相嗜候。然らば聖賢の道によらずし

ては、忠孝の儀相知れ難く候、學問可爲執行事。

一、士たる者可志勤は、君を聖人になすべきと思ひつかふべき事也。鄙夫は一分の功を相立  
て、其身立身にのみ志し勤め候、可恥の甚なり。自ら可省察事。

一、君のあやまち不諫して、随つて君の惡を増すなり。君のあやまち未萌意に先立ち導之、  
君の惡をむかふなり、是皆へつらひつかふの臣也、相慎可申事。

一、傍輩常々眞實に禮讓を以て相交り可申候。一分の功を相立て、他人の不善をあらはすは士  
の道に非ず、他人の善を揚げ、不善は眞實に相告之、互に頼母敷可有之候。朋友は仁をた  
すくるの儀也、可相慎事。

一、我が私<sup>の</sup>了簡を相立て、他人の善を或は口上を以て言枉げ妨候事、人たるの道に非ず。邪  
正我が本心に相尋ね、萬端恥かしからざる様に常に可嗜事。

一、學問并に武道心がけず、其身萬端不嗜にて、還つて學問・武道を勵み候者をそしり嫉み候者  
有之度可申付事。

一、家老役人共并親類好身の者たりといふとも、道理不叶儀相談等同心せざるは器量の至也。



鄙夫は不善にも随ひて黨を組候事古今有之候。是れ第一の不忠不孝に候、可相慎事。

一、萬端同様に仕候儀忠孝と心得、家老役人并勢ひ有之者の心中を察し、義理心付候ても即時に簡改め身ためあしからざる様に取廻し、勢ひ有之者の申出候儀は、少々理に當らざる儀も理を付けよき様に申しなし、總て一分立候了簡曾て不申、萬端見合せ、とかく人に違不申様に仕候者も有之候。是孟子の所謂郷愿也、如斯の者は第一爲に不能成、孝にも不<sub>レ</sub>及、朋友の信も頼まれず、皆我爲のみ也。道理の爲には家を亡し身命を失ひ候事は、忠孝の至也。審に義理の儀可<sub>レ</sub>吟味事。

一、差當る奉公のみ相勤め、今日の無事を心掛くるは卑賤の臣也。切磋琢磨の功にあらざれば、文行忠臣の儀も難顯也。只經學念書を精出し、異學雜書固く無用之事。

一、武藝之儀無<sub>レ</sub>懈怠、執行可<sub>レ</sub>仕候事。

一、諸事儉約に仕、身代摺切らざる様に可<sub>レ</sub>仕候事。

右之條々固可<sub>レ</sub>相守者也。

右寛永元年九月御家中之者小給人新組以上、於御前御書附を以て一同へ被<sub>レ</sub>仰出候。御

組外は於御料理之間御年寄申渡候也。

享和二年壬戌八月、御封内へ子まびき流産の禁令あり、左の如し。

此國の惡風にて、やゝもすれば我子をまびく事は、子供多く育て候へば、夫だけ身代困窮に及び候故、致さねば叶はぬ事の様に存じ、貧乏者にて子供大勢育つる者をば、却てうつけの様に心得たる者多し。かばかり邪見非道の惡風何れの頃より始まりけん、思へば、強<sub>レ</sub>惡慚罪の深く大きな事、何に譬ふべき様もなし。凡そ世の中に親子程恩愛わりなく有難き物はなし、故に鳥獸にても燒野のきとす。夜の鶴、我命に換へ、我身の苦勞を厭はず餌一粒のあてもなければ、子を愛する志の深きよりして、心力を盡せる故に、何程數産みたる子にても、一羽一疋も干殺す事なく育てあぐる事は、則ち天の御心天の道に叶へばなり。天の御心と云ふは、世の中の物をひたもの活し拵立つるのが御心にて、少しもそこなひ殺したりする事は御嫌ひなり。今日の萬物の生々するを見て、天の御心を考へ知るべし、夫故に虫一疋にても無益に殺すは天の思召に叶はず、況てや人は天地の形を全く受得て、心形となし、天地の總領息子故、天地人三才と並びて、世界萬物の御頭なり。神といふも佛と



言ふも、皆我身に備りてあり。天道なりを身に守り勤めさへする時は、則ち神佛の加護・利生もあり、天道に違ふ時は、いか程神佛を祈るとも罪逃るゝ所なし。夫故に萬物の中にも人を助くるを功の第一とし、人を殺すを罪の第一とす。縦ひ意趣遺恨有之も、私に人を殺せば我命も免れ難し。まして況や天より我に預け給へる子を、我と私に殺す者は其罪如何計りとか思ふや、其罪の深く大なる事は、攝取・強盗・主殺・親殺に續きて、鳥獸には遙に劣れり、淺ましき事ならずや。愚なる者は、他人を殺す事は今日の御仕置を恐れて慎めども、我子をまびく事は何方よりも咎めなき故、罰は當らぬと思ふべけれど、夫こそ愚昧の至りなり。天道は大なる故直に御咎は來らね共、永き月日の内をためし見よ、必定面々の身か、或はたま／＼育て置く子供の身の上か、又は身代株式か、又は思ひよらざる災難か、或は惡疾・重病を受くるか、二代三代子々孫々迄には、是非々々天よりの御罰逃れぬ事疑なし、恐るべし、慎むべし。只面々今日しばしの苦勞を厭はず、天より與へ給へる我子を大切に産育て候へば、自ら天道に叶ひ、神佛の加護ありて、子孫繁昌に目出度き事あるべし。さりながら極貧にして親類も一向無之者、又は親類有之も同様に貧にて、助合ひ候事も

出來兼候者は、子を育てたき志は有りながら、實に精力及び兼候者の類は不便の至に付、右の如き者共へは、以來子を産み候節より、三ヶ年の間一ヶ年麥三俵づつ被下候間、向後子まびき・流産決して致間敷候。若し相背候者は咎急度可申付候。

一、勝手宜く並に相應にも暮し候者まびき候は、猶更嚴科可申付候。

一、流産之藥致調合候者於有之は、是亦可處嚴科者也。

右の趣能々相心得、天道冥慮を恐れ慎み、天より生じ與へ給ふ第一の人種を、大切に産落し育て候様、精々可相守候。役人共並世話人共能々心付可申者也。

伊勢崎役所

右之文、官府梓本して各村に給ひ、且毎年改め告諭す。

享和三年癸亥、開發淵名村谷原、凡三十二町、餘作爲宅屋而使他土流浪之民居之、且衣食及生産之器、耕農之具等一切令給之。

同四年甲子、伊勢崎西界自廣瀬橋西、至連取村東界、開肆店號之川窪街、自昔時此地都呼川窪、赤城四宮神等增田豐育、視豐育六代之祖、録者曰、赤石之戰敵強禦、而謙信見討於川窪、又有東宮神等增原氏藏謙信之假月刀、傳曰、先祖有權原入道者、嘗從謙信、謙信死於川窪之日、特侍湯藥、謙信不堪慰悅而與之云。



此事世間流布之書曾無所見，然一存記錄，一藏遺物，相照可徵也矣。

心學堂在伊勢崎本街北側，文化元年甲子，里民建之號三孝舍。

文化五年戊辰，伊與久邑民建學堂，請其地與名於侯，乃命曰五惇堂。

五惇堂之記

書曰：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蓋五者孔子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孟子述之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在惇此五者而已矣。吾侯下邑伊與久村民俗醇朴，往々志於學，屬於行，農暇相共講論道義。今茲戊辰，邑人相議欲建書院以爲朝夕觀善處，因請其地與名於侯，侯嘉納爲賜以地，使臣等擇之名並記，所以名之意，臣等不敢固辭，乃命以五惇且囑之曰：凡聚此堂者，使彼五者明諸心行，諸身終始如一，無污此名，庶幾上酬侯之德意，下副吾曹之望，學者其勉哉。

文化五年歲次戊辰三月

關 重嶽

謹記

磯田邦光

邑民建經碑于堂側，曩邑民宮崎有成等，欲建經碑，謀之於幕府儒官柴野邦彥，邦彥善之，竊以開執政吉田侯侯嘉焉。於是使門人青木永教摹寫御府刊誤本，唐玄宗帝宸翰且請隸額於白河侯而與之。縱四尺四寸，幅一尺七寸三分，橫幅九寸八分，自前面至右側，背後半彫經文，左側刻邦彥之跋。

跋文如左

宣授信濃守酒井源侯忠寧采邑，上毛伊與久村邑民宮崎有成等，欲刻孝經以教導鄉鄰，來謀于邦彥，邦彥爲使門人留守隊與力士青木永教據刊誤本摹臨石經，請白川羽林源侯隸題其額以授之。酒井侯聞喜之，命老臣關重嶽及兩所有口者磯田邦光令刊之磯田邦光等督其事，特給百步地以構弦誦之所，扁曰五惇堂，立石其前。夫孝者百行之本，有成等用意可謂知所本。酒井侯獎而成之，亦知所先矣。凡村民能朝夕觀省和順以善俗，則不獨孝可立身，而忠亦可移君也。若夫不能然，則此碑之罪人也。是亦不可不知。

文化四年丁卯秋七月

幕府侍問儒員 柴 邦彥撰



勘定支配

杉浦吉繞書

邑民 宮崎 有成 島野 安之

大津 正之 大谷 謙

高井 環 宮崎 定則

高井 直

中慶雲刻

同年冬種越村里民建學堂請其地與名於侯乃命曰嚮義堂

嚮義堂之記

吾公布理行化有年於斯焉封內之民稍々知方而種越邑地瘠人少耕力不給常困衣食然其俗儉而不驕朴而思善今教官浦野知周嘗又隱居其邑教化有年是以往々好學勵行先是邑人相議請地營舍以爲農隙講習處舍成因又請之名公益嘉納焉命臣等名之曰嚮義之堂夫子不云乎義之與比孟子亦曰義者人路也至哉言也人之所以爲人者舍是路何由苟聚是堂者講習討論以明之居業尊德以養之入以事父兄出以奉長上出入相伴負

戴相扶夏畦冬犁鄉飲族食凡恤孤賑貧讓畔分勞無適不義之與比則嚮義之良心於是乎養而一鄉之俗美詩曰蕭々免置掾之丁々尅々武夫公侯干城果如此也吾公賜地之恩有所報而今日名堂之義畢矣若荒農隙而不學學焉不識由是路尙何以是堂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亦思哉

文化六歲次己巳六月

關 重嶽 謹記  
磯田邦光

文化八年辛未春三月茂呂安堀下植木三村里民各建學堂請其地與名於侯命曰茂呂遊親堂安堀會輔堂下植木正誼堂同年冬十月賜教民要旨於三村之學堂

教民要旨

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若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婚女有嫁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貧窮患難親戚相救貸穀借貸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少避長或避貴耕者讓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擊則爲禮儀之俗



矣。

右古靈陳氏所示民之語。朱夫子所加之註也。謂教民之要實在于斯乎。曩昔吾公之祖宗始受封以來。世不懈教化。故邑民漸志學。守行至今益多。又近年有往々營舍建堂爲講習處。公各賜之地及堂名以賞之。因命臣等懸此語於座右。以知其要領。嗟々民等謹遵公之德意。守之無違。則各身修家齊。子孫亦永昌哉。其勉旃。其勉旃。

文化辛未九月

關 重嶽 謹記  
磯田邦光

文化十年癸酉夏山王道村建學堂。請其地與名於侯。命曰遊佛堂。

重嶽嘗作水道遺愛碑呈之。然事寢不行。姑記于斯。

吾伊勢崎酒井侯封內上毛佐位郡稻田數千畝。無所受水。民苦業久矣。寶永三年丙戌縣令小昌武堯與群吏謨。開通溝渠於同州群馬郡真壁村以東及勢田郡之地。引利根川流以充封內田水之用。各所設水柵大小四十有八。而至八坂村迫於神澤川。於是架水道於川上而通之。爾來郡中護田利爲肥饒者計三千餘石。至今郡之衆民相與謳謠其德而不能忘。侯家亦愛慕

其功而不衰。遂使臣等勒其事于石。樹之以垂不朽。

頌曰

上帝降衷 祖公惠行 選任不忒 爰獲忠良 亶々縣宰 長發厥詳 克咨克詢 侯旅侯疆  
決溝注瀆 流水洋洋 百穀播蒞 田利穰々 績用維丕 以佑我鄉 謳詞擊壤 黎庶瞻望  
懿德千載 今名永昌

文化七年庚午口月

伊勢崎執事

關 重嶽 謹撰  
磯田邦光



### 發墳曆述意

吾公封內之林野圃田、及市井閭閻之間、無處不有古丘矣。民之往々發之者有焉。孔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況於人之陵墓而奪其寶器、投遺骸於溝壑、而逞己之欲者乎。而爲有司者又忽之不知、所以制、則其罪豈無所分耶。亦非所以祈國家之寶祚也。予不堪慨歎、因記所嘗聞見一二、以寄當路如左云。

寬政壬子閏二月

赤石 關 重巖誌

### 發墳曆

赤石 關 重巖輯

○波志江邑小丘曰相十數年前鑿出土偶人形數種、而列置村祠軒下。予嘗過、爰遇見怪其異物、想是所謂俑乎。去歲偶訪里人、更觀其形狀、果然有衣帶、具尊卑之分、上古之風可以見也。其

(爲イ)地亦類古墳也必矣。於是告官郡令、勿猥鑿其土矣。今春霖雨之候、丘側頽崩、一偶人之腰又現出云。

○予嘗過淵名邑、見土偶人之轉溝壑者也。去歲再往訪之、失其處、問里人、里人曰、嘗鑿丘似偶人者出焉。村童採捨溝壑、今則亡矣。予不堪感慨、直適臨穴口、有狐驚奔、走丘上、所蹈往々爲變々之響。

○十年前植木村里民發石槨、內有遺骨及劔鏃數種。聞農官於是予審本末、且見其劔鏃、因告縣令曰、此必古之貴者耶、爲埋之而後建碑可也。縣令諾焉。後數日子問先日之事、縣令曰、既葬而建碑矣。予曰、石署奈何。縣令曰、南無阿彌陀佛、不堪捧腹、於今屢解頤。

○茂呂邑農有又市者、嘗墾林薄爲宅地、獲刀劔五十把焉。沈沙鐵鎗不可用、唯有一把可用也。磨爲伐木刀、其利如吹毛矣。又獲石室、中有尸俯伏如生、腹下橫刀、其狀如自及者。又鑿側丘、有戶張臂切齒、狀若憤怒者、見者驚惶莫不氣寒心悸矣。又市視之如瓦礫、採棄於溝壑、且鑿石室爲石曰數區、竟以爰居、可憐又市噫吁其無後乎。

○同邑小丘曰佐藤山十數年前掘之、有刀劔與小壺出焉。又有丘曰上山、有祠四十年前里人掘



其東隔獲刀劍云。石窟今猶存焉。又有號勢見塚。農夫鑿石。石下有刀劍。邑正佐藤某禁勿取。  
○同邑東南界有丘。去年里人掘之。有石槨出焉。切蓋石充(功德院)香火寺經營之用。里人云。槨中有小壺三。壺中有金釵二。青玉一。今春予行臨視其窟。蓋甃而爲槨。以石灰與砂石築之。小壺悉爲人所破碎。纔存殘缺。試取視之。其爲器髣髴予家所藏平甃齋瓶等。又砂石中往々見古骨。於是始知爲王公之陵。春日爲之塞云。

○伊與久邑有丘曰壽久茂塚。時々鑿獲異物焉。其形狀或如網墜。或如小管。或如壓口。兒童探撫以爲戲弄云。蓋勾玉管玉之類乎。此丘亦所履有鑿々響。家君曰。五十年前龍昌院主僧掘後丘(即壽久茂塚也)獲神像。其狀頗似大日靈尊像。王父君奇之。使鈴信良畫圖。以授院主焉。篋上題字卽家君誌之云。

○八坂邑有岳曰不二山。土人掘獲石室。以蓋石爲(在太田邑曰赤坂江)。俗傳石室中有帶甲之骸骨。

○辛亥歲同邑農夫犂發圃畔。獲刀劍而納村內禪東院。

○十數年前。淵名邑淵名院主僧。或夜潛鑿後岳曰雙兒山。獲佛像及古器許多。以告于藩。侯令納佛像於院藏。古器於庫也。石窟今猶存。

○往昔那波公子二人戰死於植木邑粕川濱矣。里人憐之。反藥裡而掩之。近歲猶雙塚存焉。辛亥冬予訪之。一塚既亡。

○四十年前同邑一農夫掘丘索礎石。石下有穴。內虛而四面成石壁。方六尺許而一面之扉石傾倒。廣六尺許深三尺許。或以爲錢鑛云。

○三十年前伊勢崎西街金藏院亂墳中出陶壺一枚。中有物數十。匪石匪磁。其形似網墜小管脈口等物。爲村童所分取。既亡失。

○植木邑林中曰關山。有一巨石。里人嘗移石充經營之用。石下有窟。巨石其蓋也。其窟以石灰與砂石築之也。又古瓦極多。往々類國分寺及足利學校所出之瓦也。蓋亦千載外古墳乎。

○辛亥歲太田邑瑠璃堂背。松下有碑出于土中。碑面上刻梵篆。中刻蓮花。下刻歲月日。字畫浸滅不可讀。

○國初以來小泉邑常爲刀禰河所壞。有司憂之。五十年前築大隄防禦焉。有一隄夫獲陶壺於土中。竊負就上流而濯之。河水忽變丹。縣令石重賢適在隄上。驚往視之。隄夫既濯盡後重賢深惜屢以爲話頭。恐是所謂朱壺乎。



○往昔八坂邑出碑於土中其文曰自是方八丁之間金千盃朱千盃漆千盃埋置者也傳是碑近歲猶存焉予嘗往訪既無有知者矣

○四十年前今邑農掘塹暫畔獲古錢數千緡竊售之河岸街家君聞之即令人試買錢於河岸街果古錢也今所藏富壽神寶萬年通寶神功開寶乾元大寶隆平永寶天福鎮寶乾德元寶漢通元寶等是也

○植木邑西界有丘原曰御墓所場從來此地因名或曰昔時火葬稻垣侯體故曰御燒場云嘗怪異在焉而此土周回迫圃場殘跡今僅存焉怪亦隨而熄然猶時々見鬼火也

○茂呂邑大久庵故地今爲圃四十年前有巨碑枯骨出於圃畦邑正佐藤某以私財具棺槨葬於其土又移巨碑於退魔寺而建之後主僧愛石以亦移假山云

○治東北隅隙地曰梧桐圃日者入未招觸體出焉令埋于城南本光寺之原

○壬子春家君偶遊植木邑之原呼書上原自是東南邊笠懸野古地云得石鏃石英而歸自茲長幼日往而索之羊頭劍形柳葉尖頭之類往々有之其品白黑不同也予試以之磨礮礮所觸皆玷蓋金剛石之類乎石英者即黑石英也俗所謂黑石也

此條雖非發墳之類然亦封內之一奇因附後云

自此以下錄爾後所聞見

○有解魔法師不動院者居于廣瀨川岸上嘗鑿園數枯骨出焉輒採棄於岸下穿側又得骸骨與銅錢六枚古錢也按是古錢也俗所謂六道者乎因又將棄屍於澁也其母聞之走來責之曰意是祖先之屍乎不然亦古人遺骸而已矣何如棄之也乃令速埋之

○堀口邑有那波之墟塹跡墜塌今猶存焉有那波夫人之墳墓往昔貧夫發之未數歲而其人已其家殆衰

○伊與久邑雷神祠前有冢寬政乙卯春裳祭僧圓勝寺發之以築祠墳圓鏡一面力劍一把及劍裝具等出焉俱納之寺家君聞之即日往視予亦從行圓鏡徑四寸許背面緣邊有竹環中間有缺蝶與竹葉鳥刀劍長一尺四五寸許鐵鎗不可用劍具亦朽缺不可考又往發處丁夫蟻集冢既爲平土有碑石出焉亦爲丁夫所破不得見全形上刻梵篆中刻蓮花下刻歲月日曩與出太田邑瑠璃堂背後物相似然字畫磨滅無由考予問丁夫曰無有古錢出乎曰唯得一錢主僧懷去家君又往寺請視之檢其錢文小篆皇宋通寶也於是予謂主僧曰是



應含錢、此錢北宋仁宗寶元年時所鑄、去今七百餘歲、此錢行吾邦、蓋在鎌倉開府之後、以此觀之、家應五百歲前後矣、然錢制不類他物、恐是近代之制、主僧歎曰、明哉言也、初下未招未深、而得此錢、鑿深而後他物出焉、嘗聞去今三世寺僧某有所祈竊埋一鏡、祠側惟此物也歟、夫愚嘗知之、今反而求之、不得其事、由公之言、則曉得之云。

○往時所鑿、獲於淵名邑雙兒山之古器、納在公庫、有一磁壺、其形極奇、莫知其何物爲何用、寬政乙卯夏、掌吏携來請辨於家君與予、其色淡白有刷痕、圓徑三寸許、橫五寸許、口長三寸許、上廣下狹、其形恰似槌、與家藏之古磁、大同小異、蓋亦上代所謂天平瓮者歟、因記平瓮之來由、以授掌吏、又有刀劍及劍裝數具、鐵鏃數十枚、佛具二器、銷壞不可用、裝具總鏤金、則知爲金裝大腰刀、古制自有足想像案見者矣、吁、其人與其名朽滅既久矣、徒存在此數器、使人追慕想像。

○或人語予曰、往時茂呂邑農夫犁圃<sup>此地名</sup>、獲古鈴以施戶扇爲偷警、爲其鈴也極古奇也、寬政丙辰春予令人問之、主曰、曩爲童所破缺、今也既迷沒矣、同年夏又令人旁索之、竟獲之塵埃中、古者所謂驛路鈴蓋此物也歟、因以爲家珍云。

○同年冬中街和田近歲造水車掘地丈餘、鑿出磁器三十餘器焉、爲里中少壯所破碎、丙辰冬予往視之、偶獲全形者三云。

○花藏寺中有高丘、往日使石工鑿巨石、鑿則石窟現焉、窟中粒銀貨夥矣、其夜石工竊懷而亡。

○伊與久邑有雷神祠、側有磊、寬政庚申里人累之爲庚申塔壁、石下有刀三把、朽折不見全形。

○享和元年辛酉孟夏予之淵名邑雙兒山有丘曰小雙兒、有古磁器壞者數枚、童兒曰、前日村人新介者鑿出刀劍、因即日案驗、曰偶鑿木根而獲之、其刀長二尺八九寸、鐵銷不可用。

○安堀邑農夫萬平者、幼時給事于予家、長而能勉耕耨、有暇則時來訪、先人嘗詔之曰、凡古器古錢埋沒于土中者多矣、爾每耕犁用心焉、則田甫中必應有異物出焉、萬平謹諾、後果獲勾玉二、管玉六於圃中、時先人既沒、萬平乃拜先人之墓、泣告其本末、而後授之於予、予不堪感、愴之至、且深善其忠厚、受藏之。

○伊勢崎界北有丘、諏訪祠在焉、曩有里農源藏雅名紅碩者、穿丘背掘出古劍二把、形頗奇異也。



○文政八年乙酉二月二十六日、伊與久邑圓證寺背後掘出石櫃、中有刀二把、長物二尺八寸許、重三百匁、短物二尺一寸八分重百十八匁、鐵銷雖不見全形、刀幅凡一寸七八分、鏝二、一、三寸、二、二寸五分。

○文政十年丁亥三月、安堀邑字西太田農夫小源二者、從壠園中古塚所掘出之古刀、製作異于今時物。

○下植木邑赤城神社寶物

圓徑一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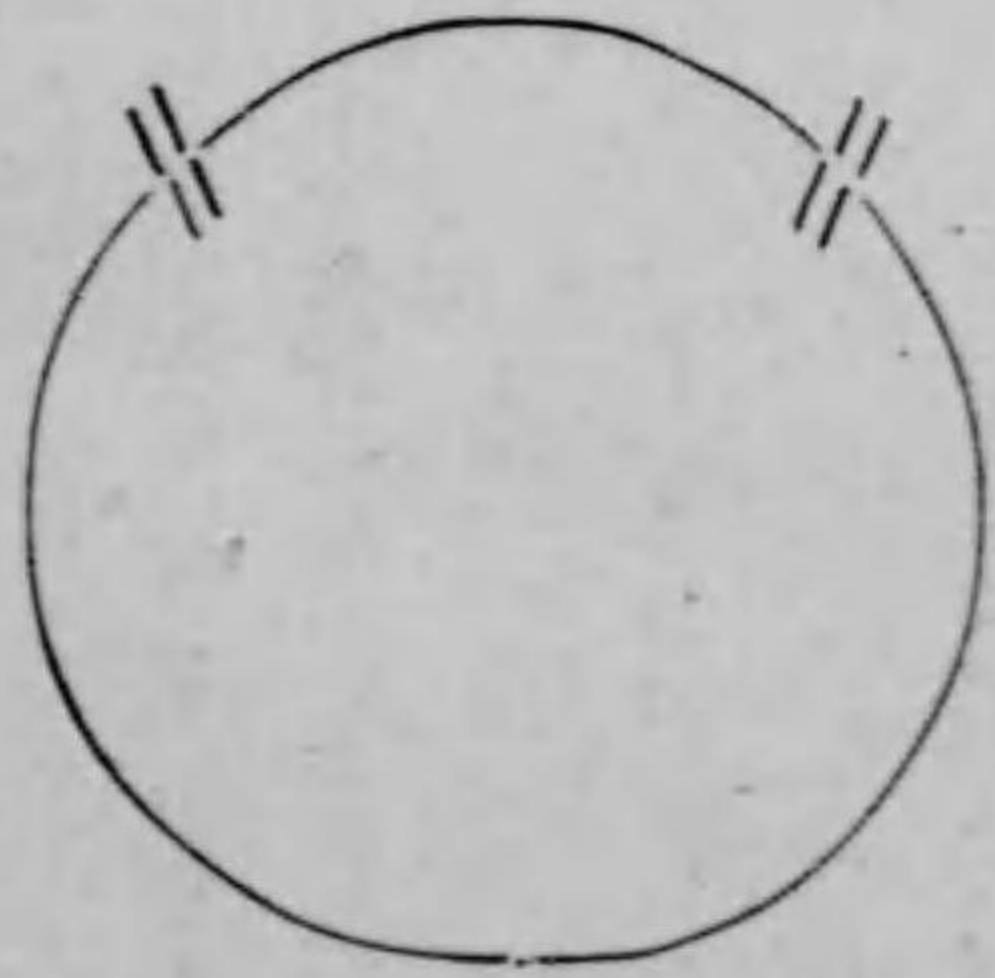
九寸五分

唐金とて鑄る

厚一分許

緣二分許

表二十一面觀音之像アリ



裏二大明神御眞體一面

弘長四年甲子三月十三日

右志者爲藤原是貞所願成就也。

按弘長甲子文永ト改元、今茲文政丁亥迄年曆凡五百七十七年、鎌倉將軍賴嗣時代也。

○文政十年丁亥二月十日、今泉村里人加村社之修理、時偶穿社側、下有石室其形南北二步東西一步餘、深五尺許、以小石築之、四面削而如版、蓋石大者五六尺、小者三四尺、用自然石蓋之、其石皆輕而白矣、有軀幹變爲赤土、古骨塗土砂者、里人設新匣、撮收其古骨、安置於石室中、且古器許多出焉、委署而聞衛府者二十三種、驛路鈴、金冑、缺古刀、並裝具、鐵盤、馬勒、勾玉、管玉、白石、平瓮、埋樋等數次有焉、其品彙悉、四井之里正相共緘而收於鄉庫云。



伊勢崎風土記 卷之下終

大正六年九月二十日印刷  
大正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發行

【上野志料集成 二】



編者	樋口千代松
編者	今村勝一
發行者	高橋清七
印刷者	榎山定吉
印刷所	友文社

群馬縣前橋市曲輪町二番地  
群馬縣前橋市曲輪町二番地  
群馬縣前橋市曲輪町二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發行所

群馬縣前橋市曲輪町二番地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八四八番

煥乎堂本店



369  
9

369  
9



終